

人好多。

阿盼小小的個子揹著手站在街上四處張望，謹慎地確認周圍有沒有人注意自己，爾後轉身鑽進暗巷口跑了起來，不一會兒便喘著氣到了目的地。

他敲了敲眼前的門，門很快就開了。

第一次，阿盼帶著熱騰的飯菜奔回家。

第二次提了幾串乾糧。……

「……說來也奇怪，以前一起玩的朋友最近都沒看見了……」

／

「這也真是太熱了。」楊向海悶臉抓了抓自己身上的淺色罩衫，長安城以西過了桃花島又還看不見駝鈴市集，這中間的棧道真是越走越荒涼，什麼人影都沒有。其實他也很想大口吸氣讓自己被日照直曬得暈忽的腦袋清醒一點，無奈這裡空氣品質實在太糟，才行進一會便渾身沙塵，要是真吸了一口還不把自己活生生給嗆死在這。

桃花宴席時節將近，若他能好好走那正規商道肯定遇得到載送西域珍寶的商隊一同結伴，坐在馬背上快被晃得失去方向感的人攤開手裡地圖，勉強眯起眼確認自己所在位置。

最近進出長安城的閒雜人等比平常時候多上不少，冉棋花幫他查了孩子們的最後去向，大多都是西市裡頭不見，接著人間蒸發。他們猜想要是有人口販子想要藉此機會蒙混過關出城，那中間最有可能落地歇腳的地點便是在這一塊一點東西也沒有的灰色地帶——偏離西進隊伍，風景荒蕪又不會有人閒著逗留，除了他。

昏沉的腦海裡浮現好友試圖勸阻插手這件事的自己的臉。

真是太差勁了，冉棋花就應該把他綁起來綑成麻花捲兒出不了城，反正他一臉風吹就要被帶走的病弱樣子，哪可能有成功逃脫跑出長安的道理。沁出的汗水沿著臉龐淌下，乾燥空氣燙呼吸，楊向海終於在視線中發現有別於一望無際的地平線以外的東西，連忙策馬往那建築物前去。

那是一座破舊佛堂。

陽光和砂在灰磚牆面刻下大量時間流經的痕跡，屋頂青瓦不見幾塊，曬過的乾草稍嫌稀疏地鋪蓋其上，倒是騰了可供歇息的陰影出來。佈滿灰塵的門在被楊向海推開時發出即將解體的吱嘎聲，尚未踏過坎子就能望見屋簷下同樣落於暗處靜謐的大佛陀像，祂慈眉善目，不知記過多少年頭風雨，還有與他一樣倉促尋覓暫歇之處的旅人。

如今的大慶因為慶帝醉心修道成仙之故，連帶民間一同興起信道的浪潮，廟寺四處都有。楊向海將馬匹繫穩妥了，一面快速掃視佛堂內的擺設，這該是很久以前便沒有僧侶住在這裡，許多地方都已傾頹不堪人居。

他隨意地拖來幾塊木板墊屁股，在餵過馬兒喝水以後癱坐下來，拿出水囊換給自己灌水，還在觀察四周地形，但卻越喝越想越感覺不對。

軸心早已鏽蝕毀損的大門沒有人去推，自己砰地關上來了。

楊向海一面拍掉手上沾染的黃土，站起身子緩步走向敬奉佛像的內殿，踩得中間門庭橫散一地的木板塊兒咿咿呀呀，兩旁走廊垂掛著褪色幔布無風自起。他沒分神去看，只是盯著眼前一尊釋迦牟尼，眼神凜凜，隨踩實的腳步逐漸蹲低身子。

曾經是自己村裡射箭技巧拔萃之人，失去練武本錢之後倒沒再弄丟從小訓練出的優秀眼力，這定睛一瞧便看出些貓膩，可卻已經晚了一步。佛像交疊擺在腿上的手竟然暗藏玄關，沒來得及卸去便直指楊向海方向咻咻三聲飛出銀亮的危險光芒，心裡那是大響一聲不妙，只來得及連忙側身往旁滾倒閃避。

差點跌個狗吃屎，回首一瞥，足以在人身軀插出血窟窿的三把飛刀已經插上地板，刀柄不住地晃。

這還沒完，原來布幔會動都是有人在搞的鬼——黑影突然出現又快速消失，隱匿回暗處裡去。楊向海這眨眼的功夫就搞得自己灰頭土臉，他無力地跪著，爬起身時險些不穩又要再摔一回。

楊向海心裡哀嘆。

瞧啊，若有心要解決個不受保護的文弱書生，不也就一根手指抬抬便成了的小事情麼。

暗處的人想必也是如此認為，眼看蒙面黑影再次自視線餘角掠過，雖然及時抽出腰間防身的小刀格擋，可在雙方短兵相接時便被猛力震脫出手，虎口痛得發麻。他腳下使勁一踢木板架住來自刺客的其中一道攻擊，漫天塵埃揚起，可憐木板應聲碎裂成片。灰撲撲的空氣中刺出七首尖刃，從刀面折射的冷光中照出彼此的側臉，向海早就在第一次受擊當中落於下風，手無寸鐵的人毫無懸念地敗下陣來，被人在舉起防衛的前臂上劃下驚心的血口子。

兩人實力高下立判。幸虧對方沒多興起折磨人的心思，乾脆俐落往暴露的後頸手刀一敲，向海痛呼一聲，被賞了個一百二十分的痛快。

書生失去重心後仰著倒去，黑衣人要去拉他，反而被人反手扯掉面紗。
楊向海瞪大眼，接著漫無邊際的黑暗爭先恐後朝他襲來，很快便失去意識。

楊向海短暫做了有關孩提時期的夢。
他夢到自己在棵大樹下躺著打盹。

淘氣的清脆笑聲距離自己好近，感覺有一整群小孩子在身旁嘰嘰喳喳話個沒完。他忍不住皺起眉頭，想睜開眼睛瞧瞧究竟是誰擾他清夢，正好有個孩子在此時噓了聲長音，一會兒大夥們就都安靜了。

於是他舒心睡了回去。

然後是冰涼又細軟的觸感落在人中的位置騷得他發癢，醒來時發覺自己長了對黑墨水做的卷鬍子。

夢境裡的自己暴跳如雷，一臉生氣地追著個小男孩跑，那孩子蹦蹦跳跳四處逃竄咯咯笑啊，調皮稚氣的容顏發光炫眼，大樹搖曳的樹葉輾碎了陽光撒在烏黑髮絲上，微醺暖風吹拂枝條，發出沙沙的聲響。

最終小男孩爬到大樹上去了，向海跟上樹去堵人，纖長的手指毫不客氣制裁被抓在懷裡的男孩光潔的額頭。他們一起玩到很晚，玩鬧到家人終於出來找他吃晚飯，太陽西落，天空染上整片黃澄澄的顏色。

遠遠的，來找小男孩的小小人影正是只六七歲的「楊向海」。

「大哥哥，該醒了呀。」小男孩對著愣住的他說，笑嘻嘻地伸出小手揉亂他的長髮。而向海來不及回話，只能眼睜睜看著此時存在的世界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快速崩壞、溶解，兩個小朋友快樂的手牽著手回家，什麼也沒察覺。

「不要再睡啦。」

／

楊向海出走的三魂七魄與全身骨頭都快散架的叫囂一同歸位，他忍不住嘶地一聲，睜開眼卻發現此時自己周圍竟圍了圈小蘿蔔頭，方才發出的吃痛聲引得一雙雙晶亮大眼瞅他。

爾後楊向海訝然，看出他們外型和冉棋花拿來的失蹤孩子炭筆畫頗為相像。

有人牽動細碎的清脆聲音奔出去。他順著抬頭，一塊鑲在天花板上的褐木板子把瀉進來的光又遮得密實。記憶逐漸清晰，向海突然想起自己最後是被黑衣人在佛堂的門庭給打暈過去，連忙摸了摸本來應該攜帶在身上的行囊，果不其然被搜刮了。

「哎，我的海啊，你醒來啦。」

打斷思緒的是道低沉而沙啞、帶點嘲弄的男音，楊向海一聽見聲音，立馬將壓著發麻難受而稍微伸展開的手腳都縮回去，突然的動作驚得與坐他面對面的小孩子抖了一下。「您早，謝——小六。老闆。」

「呦，到六了哈。」男子哼笑一聲。

「嗯，」他回道。「對的。」

男子本名謝垣，在向海搬進郡主宅邸之前住同一個坊區。初次見面時是個滑不溜丟、講話風趣的肉包子攤老闆，因緣際會下意外得知其實裡子是混蛋，市儈，只要有錢啥事都幹。包子散發出的肉香味兒都是為了掩蓋此人品德面上的腐臭。不過他做壞事一天到晚被楊向海發現，例如現在，青年如往老是遇到的窘境也是例如現在。

「單槍匹馬？」謝垣用扇柄挑起謀士的下巴。

「外面重兵列隊等著歡迎您呢。」

「嗤。」啪地一聲，有人慘遭扇子打臉。「你少來。」

他看見有小孩子忍不住流露出好奇、害怕、擔心的複雜神情。朝對方笑了笑，楊向海終於轉而仰視謝垣。「太久沒見謝老闆就想開開玩笑，您不搭睬便罷了，怎麼還打我呢。」

「好久不見了楊公子也沒長些記性，你弱不禁風的，不帶幫手還想抓我？」

「楊某只是路過。」

謝小六冷笑。

「真的只是路過。」楊向海說。「我跟丟了西進隊伍，馬兒走哪我就到哪，這不，楊某只是在佛堂小歇片刻，誰想就被您給抓過來了。」

「編這什麼鬼話，商道離佛堂好幾里遠，如何能走如此偏？」男子丟出了一捆捲起的紙軸到他腳邊，「你說這什麼？地圖。從你身上找到的。」

謝垣和楊向海一上一下相視對峙，各自都想從對方的眼神裡刨些有利的情報出來。這年紀本應靜不下來的小蘿蔔頭一片鴉雀無聲，興許是從小仰人鼻息生存習得察言觀色，倆大人製造出的低氣壓漫滿整個空間，但一點細微的聲響也沒有，都睜大眼看著。

不知時間過了多久，仰望著人的脖子痠了，楊向海終於別開頭掙脫控制。

他撇撇嘴，不太情願自己先行示弱，可僵持著也不是辦法：「不用提防了，真的不會有其他的人來。那天遇到趙小春在找人，替他出城尋看罷了。」

「現在這整個城裡上上下下都在為皇上的桃花宴做準備，您不清楚的麼。」

「原來如此。」噢、趙小春的朋友們嗎，他們都會過得很好。

啪地摺扇子張開，謝垣一臉憐憫地看楊向海，邊給自己搨涼風，「楊公子，你也出來混一段時間了，怎麼連這也沒搞懂。愛管閒事可會給自己添堵的。」

……懂什麼，又要教我如何明哲保身？

他快攔不住自己想嗆人的衝動，這會兒的沉默便姑且當是回話了。

戴上腳鐐以換取部分行動自由，楊向海咣咣咣咣爬上地表，四處張望都沒看到本來那間佛堂的影子。大抵是錯估昏迷這段時間被帶著走的路程距離，黃昏過後高掛的火球隱沒，將拂入夜晚的風捲著細沙枯草，只剩一片寶藍色天空。

趙小春能給你什麼好處來涉險？謝小六在支開孩子時問他，皮笑肉不笑的樣子看著就煩。

楊向海坐在地上發呆。

孩子們對陌生的青年感到好奇，卻始終保持著一段距離沒有靠近。

謝垣大發慈悲告訴他有人雇用大筆傭金來買人，用途不明，唯二的要求是不能缺手缺腳、也不可以餓到他們。不可以餓到孩子？向海猜不到這般少見的要求背後佈局手是誰，他只曉得世間沒有不需要付出的好事會平白從天上落下來，尤其是這寡情的長安，背後掩藏的真相往往醜陋、不能見光，充滿陰謀。

但他現在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煩燥地閉上眼讓微風帶帶他糾纏成一團理不清的思緒。

「大哥哥，你的手……」有道軟呼稚氣的嗓音湊近，方才在地底對上眼的小孩悄悄給他捎來乾淨的布和一些清水，侷促的表情似乎很在意自己手臂的傷。雖然早就已經停止流血，不過血跡乾涸斑駁地黏在衣袍上，還是顯得有點猙獰和可怕。

「沒事的。」楊向海撐起笑容推拖幾回，最後看在男孩一臉「你再不包紮我就要賴在這裡不走了！」的份上才終於勉強接受好意，只是他在東西拿過手後便推著小孩轉過身去，不願意讓對方幫忙。

確定對方不會看到可能還是有點血腥的傷口後，向海的表情也垮回無悲無喜的模樣，慢吞吞捲起衣袖著手清理手上的刀傷。

「大哥哥。」小男孩又喊他。

「嗯？」

「你有看過海嗎？」

「嗯。」

「我也好想看看海的樣子。」

「海、嗎？」向海的手上動作一頓，男孩的話像針紮上心口。小孩子看不見他動搖的表情，只是嗯了一聲點點頭，就像好不容易能找到人能訴說心事一樣自顧自接著講下去。

「華陽先生說那裡有很大的魚，有很大的鳥，我也想要看。他還說海很好摸。」

「……可是因為你被抓住了，所以不能去了嗎？」

「沒有，我不是被抓住的。」男孩低頭捲著自己的手指，「我和妹妹之前已經好幾天沒要到吃的了，本來會把剩飯送一些給我們的餐館婆婆說最近實在沒有辦法。」

「我沒什麼關係，餓幾天就算了。可是小敘剛好生病，她很難過。」

「所以有人和我說如果跟他們走就可以換吃的，我一口就答應了。但沒有想到會走這麼遠，我沒想過我會離開長安城……」

「妹妹還小，大哥哥……你回去長安城以後，可以幫我照顧她嗎？」

「我？什麼……」楊向海張嘴發現自己哽著的聲音有些嘶啞，他難受地閉上眼睛，突然就好想逃離這裡。

我不想要看照你妹妹，那是你的家人，自己的家人要自己來照顧。我想帶你回去，帶你離開這筆透漏古怪的交易。興許你能告訴我這路上都看見什麼，我就能找到辦法，然後把他們報官一網打盡——

「……好。」

「好。」男孩看起來很高興。「謝謝大哥哥。」

「那你呢？」向海問他。「那你怎麼辦。」

「我覺得他們要帶我們到很遠的地方……大哥哥，我可不可以轉過去？」男孩沒等青年說可以就自作主張跳了過來，向海一愣便沒來得及攔住。墨色的大眼睛審視向海捲起袖子的手臂，孩子看見血汗都已經被沾水的濕布拭去，白皙的皮膚上有道成人手掌長的傷口。雖然微微滲著血絲，不過看起來還行，看起來那把劃傷大哥哥的刀子沒有上毒。

「我幫你纏布！這個我會！」

「……」

小孩子還真的會，一下子就包紮好了。

「你都不害怕嗎？去很遠的地方。」向海拉回話題。小孩子又安靜下來，這會兒抱著腿挨著青年坐下。「還好吧。有人會幫我照顧妹妹，我就放心了。」

天色漸暗，隨著夜晚降臨，視野裡能看清的東西越來越少。楊向海並不喜歡這種感覺，他下意識捏起衣襬一角摩娑，溫度也降低了，等會就得回去。這種話題不能在地下幽閉的空間中提起，兩人的談話即將與光一起結一段落。

「我有答應你要照顧妹妹，可是沒有答應說要照顧多久哦。」他拍了拍男孩的頭，突然從大哥哥變回討價還價的殘酷大人。「請遠遊的人早日回來。」

「噢。」男孩斜過頭來，不太開心地瞥他一眼。

向海想他現在臉上掛著的笑容看起來一定很僵硬，希望男孩不會跟他計較這個。在知道對方前路未卜的前題下說出這種威脅的話很沒道義，而且要是自己可以帶他回去長安城，也不會需要有人幫他照顧家人，是他太過弱小了，只能退而讓小孩子請求這個。但他自私地想，不可以讓男孩沒有牽掛——就算歸途萬里之遠，也不要走丟了，有人惦記你。

你要回來。

「我一定會回去。」

好。

這會兒，

天全黑了。